

怀乡散文

住进一粒

粮食

宋长征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操劳一生的父亲母亲

怀乡散文

住进一粒 粮食

宋长征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住进一粒粮食 / 宋长征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078-3641-7

I. ①住… II. ①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0070号

住进一粒粮食

著 者	宋长征
责任编辑	廖小芳 张淑卫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140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13年10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0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641-7 / I · 465
定 价	28.00 元

CRI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001

目录

第一辑 钝词：拥紧，用生命温暖那些生锈的词语

想起陶	003
囤里春秋	006
柴门风雪	009
篱笆青青	012
老瓦：乡村湛蓝的羽毛	015
犁杖：最后的方舟	018
石磨：烟火人间的天与地	021
簸箕：野地上走出来的野孩子	024
水缸：静悟的诗人	027
风箱：村庄柔软的呼吸	030
陶盏：名字叫母亲的星子	033
织布机：外祖母的老式机车	036
黄豆酱：泥土封存的乡愁	039
泥火盆：供养火焰的图腾	042

第二辑 乡土：每一滴血，每一滴泪，养育远行的孩子

香附子的纠缠	047
菁菁芦苇坡	050
稻草人的信仰	053
胞衣	057
总有一些日子叫空旷	060
鸡上树的那些日子	063
时光打马走过土墙根儿	067
甘蔗林 阿姐坡	070
跟蚂蚁一起回家	073
一个人的灯火	077
一块砖老了	081
田鼠的张望	085
一把锹用了很多年	089
瘦影清灯	093

002

住进一粒粮食

第三辑 时光：节气，一株庄稼丈量黑夜的方式

时间偷偷打了一个盹儿	099
月光老场	103
阳光钻进墙旮旯	106
与虫共舞	110
乡村雀之灵	114
第一片雪花	118
住进一粒粮食	121
是谁先看见麦子熟了	125
一口老井是村庄眼窝深陷的眼睛	127
人其实高不过一棵庄稼	131
村子	134
牛不说	138
一只虫子对核的剖解式记忆	142

第四辑 稼穡：母亲，你用草的词汇向我诠释家的含义

村庄在上	149
稼穡	161
老屋在唱一首空荡荡的歌	169
一根房梁的岁月短长	173
老祖母的时间荒原	185
时间的证人	194

第一辑

钝词，
拥紧，
用生命温暖那些生锈的词语



想起陶

想起陶，就想起了乡村，想起来那些朴拙的面孔，温厚，柔软，粗糙却有着细密的纹理，自心间轻轻流淌。陶是怎样走来的，是哪一个祖先为了将易逝的光阴，找到一个盛放的器皿；或者，为了把食物的温暖，及时送给在田埂上劳作的亲人。在远古的暮色下，苦思冥想，把脚边的泥土抻了又抻，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架炉，生火，祈祷火神，终于在一个烟青色的黄昏，含泪将陶捧出。

陶，承载了多少岁月沧桑，见证过几许悲喜哀乐。在生命的版图上，你找不到一个没有陶的村庄。暗红或深褐色的质地，一点也不精美，一点也不华丽，甚至看上去和一个庄稼人那般笨拙，却安放乡村的海与河。简单的乡村，质朴的炊烟，没有了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烟火日月？父亲在老场上碾麦，在老河滩上赶着他忠诚的老牛耕耘土地，母亲把食物装进陶里，就装下了一生的温暖，还有她全部的青春年华。夕阳下，田埂上，父亲一边剔着牙，一边笑看母亲的脸——这一望咋就过了那么多年？一只崭新的陶罐老了，它钟爱一生的女人老了，甚至那头老牛也眼神浑浊，眸声悠远而苍凉。

装在陶里的日子也那样短暂。泥土经过了柴火的燃烧，土陶经过了日月的浸润，这乡下的日子还是一晃一天。日升了，月落了，村前小河里的水几涨几落，一个人的一生就躲进了陶里。被封存，被储藏，会不会也在某天，复而化为了泥土，再次融进一片乡土的灵魂。

我是从陶里走来的，那陶片上简单的图案，一尾三文鱼或一株三叶草，曾经是我鲜活生动的祖先。土地那么大，又那么小，春夏秋冬，只一蜷，就缩回了陶里。乡下的母亲善于腌渍，把清灵灵的菜，把白生生的鸡蛋

鸭蛋，在某个晴天的午后，虔诚地封存，撒一把生命的盐，这日子就有了延续的热能。我在旁边看，看一大堆青青的菜蔬一闪身就躲进了陶里，陶土的骨骼也觉得那样温暖；看着那些白生生的鸡蛋鸭蛋，没过几天便被母亲煮熟了，剖开，金灿灿的蛋黄流光溢彩，恰似漫天的云霞；很多次放学后，我踮着脚尖，用脏兮兮的小手探进放在高处的陶罐，一声脆响，破碎的陶片、仅有的些许砂糖撒落一地——母亲还笑吟吟地站在一旁，看着泪光盈盈少不经事的我……

陶走得很累，从漫长的时光星河走来，温暖着简单的乡村，战火与硝烟，困苦与劫难，易碎，却依旧从容。少年时，常听得一声声铜锅补碗的吆喝声，踏着乡村的暮色而来，肯定是老铜匠背着一张弓弦走进了村里。铜，补，分崩离析的岁月也一样可以缝补。你看他小心翼翼地带上花镜，把脚放平，把腿放稳，把破碎的陶的器皿夹在腿间，哧啦，哧啦，拉着古朴的琴声。以至于到了后来，当我一不小心打碎了家什，就会自告奋勇地站在母亲面前：拿来，我去补。在乡下，母亲是宽容的，就像对待她的庄稼，就像对待她亲手侍弄的那些活物。陶，你发现没有——圆圆的口径，厚厚的底儿，中间一直圆圆鼓鼓。我想那是母亲才有的胸怀吧，把苦难和风雨咽在肚子里，把亲切与宽容慈祥地呈现，让每一个乡村的儿女都在土陶一样质朴的温暖里成长。而她，在漫长岁月的某天，悄然破碎，甚至找不到一点可供回忆的残片。

陶，不争辩。在辉煌的宫殿里你看不见陶的影子，青铜的，鎏金的，千年温玉的高贵与典雅在宫闱里穿梭。陶只属于民间，属于乡村，属于一个手捧陶罐匆匆赶往河边的女子。她脚步匆匆，是去浣洗衣衫，还是去盛一罐清凌凌的河水，洗涤那如黛的青丝；或者只是为了在河边看一看自己俏丽的容颜，怕明月送归的人发现些许的憔悴。女人的村庄，母亲的村庄，一生辛劳的母亲怎么可以离开与陶相伴的光阴？

轻柔的月光下，母亲燃起一盏灯，小小的陶盏里有一条棉质的灯芯。手中的纺车嚤嚤转起来了，手中的梭子咔嗒咔嗒在织布机上穿梭；或者左手鞋底，右手针线，母亲把针尖在鬓发间轻轻一抹，飞针走线着乡村的光阴。那次回家，我又看见那只小小的陶盏，在角落里，落满了尘埃，

青色的釉，小小的口，心头却流溢出一一种别样的温暖。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母亲在这样的陶盏下熬白了头发，熬老了岁月，当她们蹒跚走过朴质的乡村小路，会不会还能遥望到一处远方的灯火，甚至，还有一个人美丽的青春。

金木水火土，陶是乡间的土著。每一个陶都有自己的来路，是河滩，是沟渠，还是来自于一抔远古的泥土，那上面还残留着祖先的味道。手是生在乡间的手，也只有土生土长的手掌才能把陶的岁月转转得那样流畅。孤单了吧，贫穷了吧，或者太过简朴，都不说，只把易散的光阴凝聚在一起，放进一座时间的熔炉，土就坚硬了，釉就润滑了，即使通体透着原始与单纯，也预示着将要包容下乡村的冷暖之河。我相信，每一个烧陶人都是虔诚的，只有把血液与灵魂在烈焰中烧灼，才能修得完整的身心，不贪图什么，只求平安、团圆和一些小小的幸福之果。

不是我又想起了陶，当陶突然于某夜走失，我看见母亲眼中的落寞。陶走了，她的青春，被陶封存的青春会不会一样会消弭？往后，她装在陶里的那些冷冷暖暖的日子，小河边浣洗的那些衣衫，她曾经如花的容颜，将寄身何处？或者，陶根本就不懂。一个人从远古的岁月孤单上路，见惯了太多的风雨沧桑，世事轮转，该来的来，该走的走，当某天的清晨被隆隆作响的机器从深埋着的地下挖掘出来，然后在灼热的阳光下被人抚摸，称赞。

——这时候，会不会有人想起陶？

囤里春秋

006

住进一粒粮食

在乡村，谁家没有一围老囤。或是田间沟渠里挖来的泥土，几块砖，圆圆地一绕，就圈住了村庄的春秋；或是一张长长的竹席，细密的竹篾，左插右插，细密如母亲的针脚，紧紧拥抱着那些亲亲的粮食，温暖而有了依靠。一围老囤，不像村口的老井那般深不可测，也没有那么多倒映月光的波光晶莹，老囤不声不响地靠在土墙一角，躲在岁月的深处，却时时紧牵着庄稼人的神经。老囤满了，每个人的脸上都笑意盈盈；老囤瘪了，哪一家不哭丧着面孔？这青青黄黄的日月，全靠着一围老囤呢，风雨同舟，飘摇在这泥土的海洋里。

老囤该是乡间最大的器皿。不像碗，直接享受着烟火的温暖；也不像陶罐，盛来盛去，都是酸酸咸咸，甚至有些发霉的日子；更不像一口老牛面前的食槽，深深浅浅，有了黄黄的麦秸和青青的野草，就能有滋有味地倒嚼半天。老囤的肚子在秋天开始饱满，那些行走的庄稼们摇身一变成了粮食，被风吹净，被太阳晒干，然后丢进嘴里，嘎嘣一咬说：嗯，干了九成九，可以装囤了。囤是在秋后的某个晴天打扫干净的，把旮旯里的虫屎扫尽，把老鼠的洞口填死，把一张新崭崭的塑料纸铺在暄腾腾的干草上面，喊几个有力气的装下新打的粮食。

人吧，都是越吃越饱，老囤的肚子却一天比一天扁，当初吃下那么多粮食，却要面对乡村这一年到头河一样长的日子。有会过日子的，薅点田间地头的野草也能糊弄一回肚皮，再不就烩一大锅地瓜，猪吃，羊吃，人也胡乱塞饱了肚皮。所以到了来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看看自家的囤里还有那么一些粮食，夜里睡觉就踏实了许多。有不会过日子的，眼看着打了那么多粮食，就好像有了一座挖不完的金山，村口来了换稀罕物件

的，忙忙扛了半口袋粮食，说什么也要尝尝鲜。一次，两次，过年了借了半瓢面算是吃了过年的饺子，眼前那么大大一段青黄不接的日子，该如何打算？

老囤不简单，盛下天，盛下地，装着乡下人那么多冷冷暖暖的日子；老囤最简单，一加一等于几，老囤一生下来就会算。老囤是老了，却一直透着一股子福气，“五谷丰登”四个大字还贴在上面。

满仓，满囤，老哥俩儿像往常一样靠在墙根下晒太阳。满仓递给满囤一把烟叶一张白莲纸，说今年的粮食装得溜溜尖。满囤张着没牙的嘴吐了一口烟圈：是啊，风调雨顺哩，咱老百姓盼的不就是这一天？寂静的乡村上空，云飘过，太阳东升西落，一盏明月缺了又圆，圆了又缺，圆满着简单的轮回。是日子就有盈亏吧，你看乡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走来，走过破败与沦陷，也走过绝望与痛楚，还是走到了今天。土地永在，村庄永存，哪怕只剩下一小片自由的泥土，种子的灵魂也会生根发芽。在春天破土，于夏日拔节，在秋风飒爽的季节，把收成挂满枝头，让农人们单纯地微笑，满足而幸福。

我有些时光该是在高高的围囤里度过的吧。模糊记忆中，母亲将我放在里面，去操持家务。粮食认识我，我不认识粮食，一次次在粮食的波涛中站稳脚跟，又一次次被摔倒在数不清的粮食里，鼻孔里，嘴巴里，到处都是粮食的气息。哭累了喊累了的我在粮食里沉沉睡去，醒来时却发现已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

在乡下，你可以不认识一个走南闯北的小贩，但绝对不能忽略一围老囤的存在。母亲的血汗，父亲的血汗，祖先的血汗，被简化成一种实实在在的形状，缺了，满了，哭了，笑了，哪一天不和老囤息息相关？或许，长大的你终于走出泥土的牵绊，再不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在泥土里刨食，你的信息是现代化的，你的衣着是最时尚的，甚至连你的居室里都找不到任何一粒粮食，你会不会以为，人的一生，或许离了老囤一样可以潇洒？但错了，你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家伙，不具备食肉动物强大的消化能力，你的血液需要植物蛋白的填充，你的肉体需要庄稼绿色的能量，甚至你的那一件美轮美奂的睡衣，也来自某一种植物的纤维。

——即便生活再怎么富丽堂皇，你能离开一围老囤里封存的粮食？

上帝在关上一扇门时，会打开一扇窗，透过乡村单薄的月色，我看见时光深处的一围老囤，没有锦绣的蕾丝花边，没有钢筋水泥的拒绝与冰冷，那是储藏火焰与热能的地方。我们来自远古的某个地方，学会了书写与思考，学会了优雅与尊贵，也学会了傲慢与偏见。但是，你看老囤是多么真诚，吃进去多少，就吐出来多少，只为温饱我们自私的灵魂。

我知道，我们真正走到了十字路口，当土地上不再盛开欲望的花朵，很多人躲在暗处预谋着罪恶。或许，明天那里将是高楼林立；或许，明天的明天，那里将是仅供某些人娱乐的豪华场所；或许，不远的将来，那里，那里，还有那里都成了一块块炙手可热的地皮。

——地皮，一个多么贫乏的词汇！当土地一旦沦为地皮，那预示着繁荣还是贫瘠？繁荣的，或许只是一些麻木的灵魂；贫瘠的，却是我们再也触摸不到的土地。

扯得有些远了，一围乡村的老囤，怎么可能有这么丰富的想象。老囤就是老囤，不争不抢，学不会中饱私囊，也不理解暗度陈仓，谁打下的收成，便由谁照管，老囤不过是收成暂时存身的皮囊。也许，我再也找不到那个曾经摔倒在粮食海洋里哭泣的孩子了，但是，那么多老囤陪伴的春秋又怎能忘记？

春是春，秋是秋，老囤，只不过在见证天理。

柴门风雪

柴门在记忆之门的门外，轻轻打开，浮现出温暖的面容，窄窄的门框，薄薄的木板，透过去能看见岁月深处的模糊与清晰。我相信，只要有家的地方都会有一扇单薄的柴门，你看不见它的孤单与落寞，而远去的无奈也只在眼神与心灵交互的刹那，化作一股暖流瞬间流遍全身。柴门不说话，敞开或闭合，沉静地面对天空与大地，朝向一架温暖的老屋，朝向老屋里摇曳的灯光和远行的旅人。

每一个旅人在即将远行的时刻，都免不了和柴门轻轻握别，童年的气息，母亲的气息，柴门里的蔬菜瓜果与烟火的气息都将渐行渐远。天，晨曦微露，星，黯淡了光辉，人生的一卷长路在远方铺展，徘徊或踟蹰，留恋或珍藏，柴门总是在深情地守候。

与柴门相守的人，是一生勤劳的农人。鸡鸣犬吠的召唤，打开漫天霞光；或者，我们的父亲母亲仅仅是用一围低矮的土墙、一架风雨飘摇的老屋和一扇单薄的柴门，就围困了自己漫长的一生。儿女在长大，在长高，在把目光投向柴门之外的时刻，他们的心头微微震颤，知道这低矮的围墙、单薄的柴门将不是所有能与之终老的时光。风云际会，河汉浩渺，或许远方有着父亲母亲终其一生也不能参悟的深刻与繁琐。但乡村的路终究是简朴的，单纯的，我们的父亲母亲从来不屑打听，包括草，包括庄稼，包括村子里那些鸡飞狗跳的事情，总以为成长是一件再也自然不过的事情。

蓦然回首，风霜落满了鬓发。

乡村老了，操劳一生的父亲或母亲手把着柴门远眺，他们单薄的身影像极了柴门老朽的模样。断了一截的门框、在风中摇摆的木板、苍凉

的吱呀声像一把锋利的锯子划破暗夜的帷幕。

若是在久远的年代，是不是也会有一个落寞的征人，刚刚从战鼓厮杀声中苏醒，遥望故乡所在的方向？朔风凛冽，冰雪刺骨——一扇柴门竟成了无边却奢望的温暖。那封写给家乡的信笺呢，是否还在驿站上停泊？那沾着体温寄给妻子的手帕呢，是否依旧在夜色中跳动着爱的火焰？

柴门，等待的柴门。有离别时的隐隐疼痛，有眺望时的无限落寞与感伤。只是，童年的重逢呢——大地深处那一扇柴门的吱呀声响了很多年，始终未消逝生动的面孔。

我家也曾有一扇破旧的柴门，是父亲用刺槐、梧桐的木板拼凑而成的，门口向东，迎接着春风与朝阳。我静静地守望在柴门旁边，知道从柴门里出去的父亲母亲无论什么时候都会从柴门中进来，拍打一下乡野的风尘，把夜色关在门外。偶尔，归来的脚步直到很晚才会响起，水一样的月光流泻自乡村的上空，岁月寂静而安详。你知道，作为孩子的我们有时也很有耐心，知道有一份专属于自己的爱从来不会走远，贫瘠的月光下，也能开放静美的花朵，像一只忠诚的小狗，总能盼来母亲温暖的呵斥。转回头，甚至忘记了关上那扇薄薄的柴门，在爱的小小忽略里，敞开在月色的清辉下。

走，梦想有多远路就有多远，一个离家多年的人有时会忘记自己的来路。风不会提醒，雨不会提醒，只有在你孤单寂寞的时候，才会记起在一个朦胧的清晨，你曾来自于乡村的那扇柴门。啊！你记起来了，是正月的一天，走的时候雪还在下，老屋里摇曳的灯光一夜未眠，千层底的布鞋、万层暖的棉衣，整齐叠放在你远去的行囊里。父亲点燃一锅烟，母亲沉默不语，只在手抚柴门的刹那，嗫嚅着却欲言又止，她想说什么“早些回来”还是“在外边照顾好自己”？或者什么也没想说。此后的每天每夜，把想念记挂在了了一扇单薄的柴门上，等你。

一扇柴门就是一个渡口，渡船的人老了，船老了桨，老不了岁月的清波暖流，此岸是家，彼岸是你，在时间的洪流里，我们打捞着希望与叹息。想家么？想，奔波的你，忙碌的你，是否在深夜就开始打点行装，把心装下，把爱装进心里，把千层万卷的思念一一叠好，回家。

窗外飘着雪花，是啊，每一片雪花都是纯洁的表达，写满爱的叮咛与牵挂，写满童年与乡村，写满人生旅途上所有关于柴门的模糊与清晰。当一个风雪夜归人吧，就如你离开家时的那般场景——父亲点燃一锅烟，母亲手把着柴门，将浓浓的爱与幸福，悉数收纳。

一任柴门之外，风雪连天，最暖不过是一个有家的人。